

# 互动构式语法视域下新兴主观评价构式“水灵灵地 X”探究

张韶涵

(郑州大学文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 随着网络语言的发展, 新兴网络流行语构式“水灵灵地 X”因其独特的表达功能而受到关注。本文基于互动构式语法理论, 从新浪微博收集实时构例, 对构式“水灵灵地 X”进行系统分析。首先, 本文将“水灵灵地 X”界定为半图式构式, 根据其特点将该构式划分为两种子构式类型, 分别是“水灵灵的 NP”和“水灵灵地 VP”。在此基础上, 本文根据构式间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级关系, 建立该构式的网络层级体系。其次, 探究该构式的适用语境及构式的形义特征。然后, 对该构式的内部互动进行探讨, 阐述该构式的互动关系。最后, 阐述该构式的概念整合机制、构式压制机制及认知隐喻机制, 解释这三个机制如何维系构式的生成和使用。

**关键词:** 互动构式语法; 主观评价; “水灵灵地 X”; 互动关系; 运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水灵灵地 X”作为一种主观评价构式, 在网络语言中呈现出独特的演变与发展态势, 对其深入探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水灵灵地 X”由“水灵灵的 NP”和“水灵灵地 VP”组成, “水灵灵的 NP”是较为常见且已被广泛认知的传统构式, 流传时间很早。然而, 近年来产生了“水灵灵地 VP”这种新用法, 可分为“水灵灵地 VP 零宾结构”“水灵灵地 VP 述补结构”和“水灵灵地 VP 零宾结构”这三种类型, 且使用频率很高。该用法最初源自于韩国女子组合成员洪恩采的采访发言, 译制组译为“水灵灵”, 之后经粉丝玩梗而泛化为构式“水灵灵地 X”。

考察发现, “水灵灵地 X”具有强大的生成能力。“水灵灵”与“X”在该构式中是互动生成的, 类似于“招聘”与“求职”的关系。虽然前人对“水灵灵”及相关构式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这些研究多聚焦于“水灵灵”本身, 在互动机制方面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 本研究将运用互动构式语法理论, 深入探究新兴主观评价构式“水灵灵地 X”的互动关系及运转机制。

## 2 “水灵灵地 X”构式类型及体系

“水灵灵地 X”作为一种半图式构式, 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体。根据变项“X”的语法性质, 本文将其分为“水灵灵的 NP”和“水灵灵地 VP”这两种类型。其中, “水灵灵的 NP”最先出现, “水灵灵地 VP”由其发展而来, 二者属于中观构式层, 共同构成宏观构式层“水灵灵地 X”, 成为“水灵灵地 X”的两个子构式。

### 2.1 “水灵灵的 NP”子构式类型

“水灵灵的 NP”是一种传统的构式, 作为形容词主要用来修饰后边的名词, 从而描写名词的性质和状态。本文根据 NP 的抽象程度, 将“水灵灵的 NP”分为“水灵灵的 NP 具体名词”和“水灵灵的 NP 抽象名词”这两大类, 再进一步将其划分为“水灵灵的 NP 生物类”和“水灵灵的 NP 非生物类”两小类。“水灵灵的 NP”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见图 1 所示:

图1 “水灵灵的NP”子构式类型

构式类型		构例
水灵灵的NP <sub>具体名词</sub>	水灵灵的NP <sub>生物类</sub>	水灵灵的葡萄、水灵灵的眼睛、水灵灵的蜜桃、水灵灵的蔬菜
	水灵灵的NP <sub>非生物类</sub>	水灵灵的钱、水灵灵的露珠、水灵灵的果冻、水灵灵的口红
水灵灵的NP <sub>抽象名词</sub>	水灵灵的NP <sub>生物类</sub>	水灵灵的春游搭子、水灵灵的冷白皮、水灵灵的00后、水灵灵的05花
	水灵灵的NP <sub>非生物类</sub>	水灵灵的希望、水灵灵的数据、水灵灵的青春、水灵灵的感觉、水灵灵的组会通知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水灵灵的 NP”构式以具体名词为原型，通过对“水”的认知搭建了语义网络。最初，该构式常修饰有润泽感等特征的具体事物，如“水灵灵的葡萄”等。随着认知的扩展，该构式逐渐突破对具体事物的限制并向抽象概念延伸，形成“水灵灵的希望”等新用法，使得抽象概念具体化。该子构式类型为新兴用法“水灵灵地 VP”研究提供了语义基础，使得“水灵灵地出现了”等表达获得语义合法性。

## 2.2 “水灵灵地 VP”子构式类型

构式“水灵灵地 X”为状中结构，而“水灵灵地 VP”即是该构式常用的子构式类型，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在网络上，有部分人将“水灵灵地 VP”写作“水灵灵的 VP”。这其实是“地”与“的”的误用，状态形容词做副词，应该用“地”而非“的”。基于此，本文将对“水灵灵地 NP”展开研究。通过对语料的检索与分析，发现“水灵灵地 VP”有“水灵灵地 VP 动宾结构”、“水灵灵地 VP 述补结构”和“水灵灵地 VP 零宾结构”这三种类型。见图 2 所示：

图2 “水灵灵地 VP”子构式类型表

构式类型	构例
水灵灵地VP <sub>动宾结构</sub>	水灵灵地见到大表哥了、水灵灵地开饭了、水灵灵地到家了、水灵灵地出片了、水灵灵地破防了
水灵灵地VP <sub>述补结构</sub>	水灵灵地闯进来了、水灵灵地停下来了、水灵灵地唱起来了、水灵灵地被车撞两米远、水灵灵地洗干净了
水灵灵地VP <sub>零宾结构</sub>	水灵灵地扑了、水灵灵地走了、水灵灵地出现了、水灵灵地发现了、水灵灵地来了、水灵灵地结束了

“动结式和动趋式也都含有完结的意思，跟‘动+了’一样有一个内在的自然终止点，因而表示有界动作”<sup>[1]</sup>。通过表 1.1 可以看到，“水灵灵地 VP”中的 VP 不能是光杆动词，其前后需要各种修饰语，这是因为这里的“VP”是有界的。光杆动词是无界的，与状态形容词

“水灵灵”这样有界的词语并不匹配，所以后边需要加上“了”表示有界才能搭配。基于“水灵灵”的特性，该构式类型形成了两条不同的语义延伸链条：

语义链条一：“润泽→丝滑→顺利/自然无阻”。

语义链条二：“流畅→迅疾→意外/突然”。

### 2.3 “水灵灵地 X” 层级体系

对于内部可划分层级结构的构式来说，它们不仅有层级关系的语言成分，也有形义相互匹配的语言成分<sup>[2]</sup>。因此，构式“水灵灵地 X”是一个有层级关系的网络结构。施春宏（2021）认为构式网络结构是由网络上的各个节点（即具体的构式）以及节点之间的联接关系这两个部分组成<sup>[3]</sup>。Traugott（2008）和 Trousdale（2008）将构式间的等级关系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基于上文对构式类型的分析，本文将利用这三个层次对构式“水灵灵地 X”进行层级体系的划分。

“水灵灵地 X”构式属于宏观构式层，支配着其下位构式。“水灵灵的 NP”和“水灵灵地 VP”是子构式，“水灵灵地 VP”又可分为“水灵灵地 VP 动宾结构”、“水灵灵地 VP 述补结构”以及“水灵灵地 VP 零宾结构”这三类子构式。因形义关系不同，它们形成不同的构式类型，共同组成了中观构式层。“水灵灵地到家了”等组成微观构式层，是上位构式层通过隐喻或转喻等方式引申出的具体构例。通过以上步骤，该构式从而形成了有机联系的构式网络，见图 3 所示。“水灵灵地 X”构式网络节点即为不同层级的构式，这为新构例的产生奠定基础，又对新的形义结构体生成产生影响<sup>[5]</sup>，“水灵灵地 X”就是在这样双向互动交叉的网络体系中正常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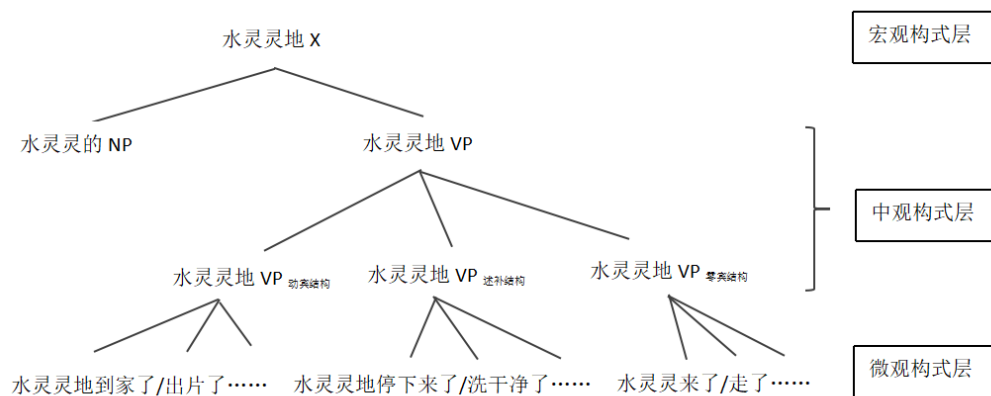


图 3 主观评价构式“水灵灵地 X”网络层级体系

### 3 “水灵灵地 X” 构式语境及意义

该构式主要用于日常对话中，适用语境较为广泛。作为 ABB 式状态形容词，它还有具有程度增加的意味，有较浓的主观评价义。当该构式在不同的场景中使用，说话人便表达了不同的情感态度。下文将对“水灵灵地 X”适用语境和主观评价义展开研究。

#### 3.1 “水灵灵地 X” 适用语境

**常规描述性语境：**因该构式具有[+自然而然]的语义特征，构式“水灵灵地 X”出现在常规描述性语境中，表示该动作的结果自然出现，并无是否可预测性，主要的作用是对日常常规事件的陈述，并且不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或意外元素，通常情况下是未透露出额外信息的，是客观的、中立的、无情感偏向的。例如“我水灵灵地睡醒了”中，说话人只是客观地表达自己“自然而然睡醒这一事实”，“水灵灵”在这里含有[+自然而然]的语义特征。这里并未透漏出说话人在这个时间“意外醒来”“醒来后高兴或悲伤的情感色彩”等其他信息，所以这个例子属于常规描述性语境，只是客观地陈述“自然而然睡醒”这一事件。

**预期达成性语境：**因该构式具有[+顺利]的语义特征，构式“水灵灵地 X”在预期达成

性语境中,通常表示动作出现的结果在说话人的认知范围内,与说话人心理认知或与说话人的主观性认识一致,具有可预测性,动作能够顺利达成且无阻碍。在该语境中一般说话人的认知是合乎事情发展顺序的,且具有合理性的条件,动作的发生很顺利。例如“章昊买的茶颜悦色牛奶过安检被收了哈哈哈哈,然后就那么水灵灵地破防了”中,因“奶茶被安检收了”是一件悲伤的事情,通常情况下说话人都会认为这件事的结果与不良情绪挂钩,“破防”这个结果与说话人心理预期是一致的。“奶茶被收”是“破防”的前提条件,“水灵灵地破防了”是合乎常理的,属于预期达成性语境。

**意外突现性语境:**因构式“水灵灵地X”具有[+突然]的语义特征,由此还有[+意外]的语义特征。该构式在意外突现性语境中表示动作的结果出现意外,超出了说话人的认知范围,具有不可预测性。根据微博语料,可以发现因该构式本身具有[+意外]的语义特征,“水灵灵地X”多出现在意外突现性语境中。例如“开高铁盲盒水灵灵地开到了回家的车票”中“盲盒”本身具有不可预测性,“开到什么样的车票”完全超出了说话人的认知范围,而“水灵灵地开到了回家的车票”这种情况是说话人事先没有料想到的结果,所以该句子体现了“水灵灵地X”出现语境的意外突现性。

### 3.2 “水灵灵地X”主观评价义

“主观性是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sup>[4]</sup>。“水灵灵地X”作为一种新兴主观评价构式,具有主观评价的功能,能在话语中凸现自我的印记,展现说话人的褒贬倾向,本文将分为积极评价义、消极评价义和中性评价义这三种类型。

**积极评价义:**正面评价表征着说话者从积极的角度出发,用褒义话语对评价对象予以肯定,比如赞扬。例如“打球男就这么水灵灵地萌倒所有人”。该例句中“水灵灵地萌倒所有人”体现了说话人积极的评价,肯定“打球男”的长相,“X”明显含有褒义的色彩,使该构式具有了积极评价色彩。

**消极评价义:**消极评价是从消极视角出发,表达说话人消极、悲观的看法,包含说话人对评价对象的否定,比如批判、指责等。例如“坏消息,清明三天假期水灵灵地结束了”,该例句是说话人对清明节假期结束的悲伤的看法,可见,该构式的主观评价义不仅受构件“水灵灵”的影响,也受构件“X”的褒贬义的影响。

**中性评价义:**中性评价反映了说话者对评价对象特征与状态的评述,无情感偏向。例如“就这样水灵灵地改了四年前的旧图”,该例句是说话人对“改了四年前的旧图”这一行为动作的描写,该例子未包含任何褒贬义明显的词语,因此这属于该构式的中性评价义。

## 4 “水灵灵地X”构式的互动关系

“互动(interaction),意味着各个相关成分、结构的相互促发、相互制约,是多因素合力作用于特定结构和系统的运动状态和方式。互动是多重性的、交互的,而不是单层次的、单向的”<sup>[5]</sup>。在该构式中,“水灵灵地”只提供单方面的评价互动,而丰富的评价互动需要靠“X”驱动。多样性的构件融入构式中产生了多样性的表达效果,推动了该构式创新性发展。基于此,本文将从“结构互动”探讨“水灵灵地X”多样性的互动关系。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构式与构件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构件之间的互动磨合关系。

### 4.1 构式与构件之间的互动关系

施春宏(2016)通过构式向构件“招聘”以及构件向构式“求职”的隐喻来说明构式与构件间的互动关系<sup>[6]</sup>。构式向构件“招聘”是说,“水灵灵地X”作为一个形义配对体,会对前来“应聘”的待嵌成分“X”提出“入职”条件,满足要求后才能“入职”。而构件向构式“求职”是说,“X”要想成功“应聘”,就需要满足该构式的准入条件,通过改变自身的特性,使构式与构件之间的形义特征相互调试才能有效表达意思,从而成功地“应聘”。因此,“X”要想成功“应聘”,需要满足该构式提出的以下几个准入条件。

准入条件之一：

“水灵灵”作为状态形容词可修饰的 NP 或 VP，因此该构式对“X”提出了相应的准入条件。在“水灵灵的 NP”子构式中要求“X”为名词或名词短语，且具有可感知的状态性特征；在“水灵灵地 VP”子构式中要求“X”为动词或动词短语，且具备可感知的动态性特征。

“X”需调整自身词性，才能满足相应子构式的“招聘”条件，才能成功进入“水灵灵的 NP”或“水灵灵地 VP”中。此外，也并不是所有的动词或动词短语都能进入子构式“水灵灵地 VP”中，能进入“水灵灵地 VP”中的“VP”（即发生的动作事件）需要满足意外性和顺利性这两种语义类型。

准入条件之二：

“水灵灵地 X”构式有润泽、丝滑等核心意义，因此该构式对“X”的语义特征提出了准入条件。在该构式中，“X”需要具备润泽、丝滑、顺利等含义才能进入该构式中，满足其准入条件从而成功“应聘”。因此，能或不能进入该构式的“X”会具有以下相应的准入特征或排斥性特征：

排斥特征：含有干燥、凝滞等语义特征的词语“X”不可以进入“水灵灵地 X”中，否则会产生语义冲突。比如不能说“水灵灵的沙漠”（干枯）或“水灵灵地停滞了”（阻滞），这与该构式的构式义相悖。

准入特征：“X”需要磨平个性，摒除其他无关含义并呈现出与润泽、顺畅等相关含义，这样“水灵灵地 X”才能允许“X”进入该构式。比如可以说“水灵灵的眼睛”（润泽）或“水灵灵地出现了”（顺畅），构式通过相同的语义特征强化其构式义。

## 4.2 构件之间的互动磨合关系

### 4.2.1. 构件间词性的互动选择

构件与构件之间也处于互动选择的关系中。以“水灵灵地 X”为例理解这种互动关系的话就是待嵌成分“X”以不同的词性或语义进入该构式，该构式的常项部分“水灵灵的/地”对其进行选择或对自身进行调整，两个构件双向地进行动态磨合。“水灵灵”作为 ABB 式状态形容词，根据百度百科的释义，有两种含义：一是形容漂亮而又精神；二是形容润泽、有生气。传统构式“水灵灵的 NP”后边只能跟名词以形容人/物有生命力，当待嵌成分“X”以动词词性进入该构式中，构件“水灵灵”便泛化为副词从而与动词相匹配。

### 4.2.2. 构件间语义的互动选择

“转喻也被称为指代，是在同一认知域中用一个凸显事物来代替另一事物。比如部分与整体、日期和时间、容器和其内容之间的关系等”<sup>[7]</sup>。转喻也就是利用事物间的相关关系来解释另一件事物，可以用此概念解释“水灵灵地 X”构件间的互动。“水灵灵”具有润泽的含义，可引申为[-阻力]的语义特征，所以“水灵灵”也有轻松无阻、自然而然、意外顺利等含义，所以能成为构件“X”的词语都需要有类似含义，这是语义的互动选择。

构式与构件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构件之间的互动磨合关系保证了构式“水灵灵地 X”正常的生成和运转。“构式为构件提供了形义匹配的模型和规约化的表达功能，限定了构件间的修饰与被修饰的结构关系及语义关系”<sup>[8]</sup>，使该构式在互动关系中呈现出独特的形式、功能与意义，所以“水灵灵地 X”作为主观评价的框架，通过“水灵灵”与不同“X”的互动生成，产生了多样的评价效果，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效果。

## 5 “水灵灵地 X”构式的运作机制

“水灵灵地 X”的运作主要依托概念整合机制、构式压制机制和认知隐喻机制这三个机制，从而维系构式的生成和使用，以此可深入揭示构式框架与认知机制的互动、汉语形容词副词化的语义增值路径及新兴构式主观性的生成。基于此，本文将从概念整合机制、构式压制机制和认知隐喻机制这三方面阐述“水灵灵地 X”的运作机制。

### 5.1 概念整合机制

作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概念整合理论由 Fauconnier 和 Turner 提出，以此解释人类怎样通过心理空间的动态交互创造新意义，该理论的核心机制包括四种心理空间，即两个输入空间、类属空间和合成空间，每一个空间都代表着一个概念集合。其中，输入空间为整个网络提供概念元素，通过跨域映射和选择投射将元素传递给类属空间；类属空间从中抽象出共通信息，连接并约束输入空间；这些信息随后进入合成空间，经过组合、完善和扩展三个过程将概念整合创新，产生新的意义和表达。

以使用频率较高的构例“水灵灵地出现了”为例，构式“水灵灵地 X”概念整合机制运作过程如下：

一、输入空间 (Input Spaces)，包括“水灵灵”和“出现”两个概念域。

输入空间 1 “水灵灵”：强调描写对象的属性及状态，具有润泽、丝滑等特点。可以是具体的事物描写，也可以是抽象的感觉特质，具有描写性，构成输入空间 1。

输入空间 2 “出现”：强调事物的动作行为，涉及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可能有突然、意外或逐渐出现等不同的方式，具有动态性，构成输入空间 2。

二、类属空间 (Generic Space)，具有输入空间 1 和输入空间 2 共享的抽象结构与关键信息。通过跨域映射和选择投射，“水灵灵”丝滑的特征可以引申为迅疾性，“出现”的方式具有意外与突然等特征，两个输入空间的特征共同进入类属空间，使得迅疾性与意外突然相对应，从而形成共有的抽象概念基础。

三、合成空间 (Blending Space)，具有组合、完善和扩展三个步骤。在组合操作中，对语法进行重构，让“水灵灵”以副词化结构修饰“出现了”；在完善操作中，将“水灵灵”丝滑迅疾的特征隐喻转换为动作“出现了”的突然性；在扩展操作中，根据具体语境赋予这一表达自嘲或调侃的意味。最终，通过这个机制完成“水灵灵地出现了”的概念整合，由此产生出丰富的语义和表达效果。“水灵灵地出现了”的概念整合机制运作步骤，见图 4.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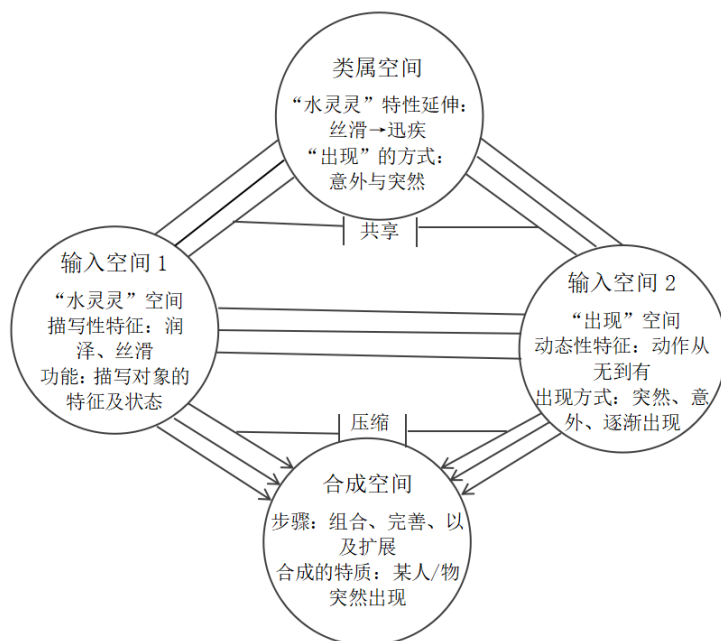


图 4 “水灵灵地出现了”概念整合运作机制

## 5.2 构式压制机制

构式压制是指“在词项进入构式过程中,如果词项的功能及意义跟构式的原型功能及意义不相吻合,那么构式就会通过调整词项所能凸显的侧面来使构式和词项两相契合”[9]。也就是当词汇或短语进入相应的构式中,其常规功能和语义与构式意义发生了冲突,这时构式会起“压制”作用,迫使该部分调整自身的功能和意义,从而满足该构式的要求。这是“构式对词项的选择和词项对构式的适应(即词项满足构式的条件而进入构式)两者互动的结果”<sup>[9]</sup>。

王寅(2013)认为构式与词汇存在矛盾且为发展的内因,而构式与词汇在语义矛盾的消解过程中得到协调的结果就是二者做出让步<sup>[10]</sup>。可见,产生矛盾是构式压制机制起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构式“水灵灵地 X”的结构是“状态形容词+地+动词短语(VP)”,“水灵灵”作为形容词,通常情况下不能作状语修饰动词,它的常规用法是作定语。但在这个结构中,“水灵灵”违背了其典型用法。同样,“水灵灵”常用于对事物状态的静态描述,在该结构中,“VP”是动态的,二者的语义也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导致构式会“压制”词汇的常规用法,赋予其新的功能和用法。

下面是构式压制作用中构式“水灵灵地 X”的运作流程:

首先,构式压制最先导致语法功能功能的转变。“水灵灵”传统用法是作为形容词使用,在该构式中“水灵灵”只有作为副词才能修饰动词,所以在构式压制下“水灵灵”从定语变成状语,被剥离定语标记“的”后,“水灵灵”与状语标记“地”结合,从名词修饰语变成动词修饰语。

其次,构式压制继而导致语义引申和映射。在构式压制作用下,“水灵灵”发生了从描写“事物属性”到“动作特征”的语义迁移。“水灵灵”常规用法是对名词润泽状态的描写,在该构式中,其语义引申为流畅、自然而然、突然等含义,用于描述动作行为。

最后,构式压制最后会产生语用增值。在构式压制作用下,通过对状态形容词非常规使用,使动作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形象性。该构式出现了自嘲、调侃等语用功能,增添了主观评价意味。

因为构式压制机制的作用,“水灵灵”实现了“非常规成分”与“常规构式”的搭配,实现了整体表达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创造出新的表达和非常规用法,体现了构式之间的动态调节与互动。

### 5.3 认知隐喻机制

认知隐喻机制是人类用具体经验理解并表达抽象概念的思维模式,本质就是将源域(具体经验)的认知框架映射到目标域(抽象概念)上,从而形成一种跨域联动。徐盛桓(2014)指出隐喻通过将一个概念映射到另一个概念上,使复杂或抽象的现象变得更易理解,在隐喻意义建构中,本体和喻体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且对二者间相似性本质的提取是任一隐喻表达得以成形的先决<sup>[11]</sup>。

“水灵灵地 X”就是人类借助于感知经验构建抽象概念的过程,核心是跨概念域的语义映射和融合。作为源域的“水灵灵”具有润泽、流畅、丝滑等具象化特征,是人们对事物的直接感知。而目标域“X”是中性的行为动作或状态变化,并未有鲜明的感官特质。当二者形成构式“水灵灵地 X”时,认知隐喻机制使源域的感知特性向目标域转化,人类基于感知经验将“流畅”与“迅疾”关联起来,将“水灵灵”的感官特质映射到“X”的动作行为上,使得抽象动作有了具象化描述。“水灵灵地 X”的源域映射到目标域的隐喻过程,见图 5 所示:

图 5 “水灵灵地 X” 隐喻映射过程中的源域和目标域

源域	相似性	目标域
水的流畅	迅疾性	动作行为发生地突然
水的润泽	丝滑性	动作行为自然顺利发生

“水灵灵”这一表示状态的源域向目标域映射过程中，它的全部内涵并不会完全地进入到构式“水灵灵地 X”中，这是受语境影响的结果。“水灵灵”含有[+润泽][+新鲜][-阻力]等特征，但在运用中[+新鲜]的特征消失，[+润泽][-阻力]得到激活，经过语义虚化变成了[+流畅]的特征。在映射过程中，激活与筛选机制使构式“水灵灵地 X”相关语义发生融合，体现了语言系统的创新并展现人类借助隐喻机制使语言的意义得到拓展的潜力。

## 6 结论

“水灵灵地 X”是说话者表达自身情感态度的网络流行语构式，其构式义是强调某一动作或行为顺利完成或突然发生。基于互动构式语法理论，新兴主观评价构式“水灵灵地 X”因其简练表达和广泛适配性，在日常生活和网络语境下可以反复使用。使用者依据该格式生成更多类似的句子，体现了该构式的生成性和经济性。本文对“水灵灵地 X”的研究，展现出互动构式语法对网络流行语构式的强大解释力。该构式符合人们主观表达的需要，丰富了当代网友的个性化表达，又健康和谐了网络语言生活。深入研究该构式可引导“水灵灵地 X”这类构式合理使用，助力语言朝着更健康、丰富的方向演进，还能挖掘其背后文化内涵，促进文化传播与交流。

## 参考文献

- [1] 沈家煊.“有界”与“无界”[J].中国语文,1995,(05):367-380.
- [2] 柴雨辰.构式“X言Y语”探究[J].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23,41(04):16-23.
- [3] 施春宏.构式三观:构式语法的基本理念[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4):1-15.
- [4] 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3(4):268-275
- [5] 施春宏.互动构式语法的基本理念及其研究路径[J].当代修辞学,2016,(02):12-29.
- [6] 施春宏.“招聘”和“求职”:构式压制中双向互动的合力机制[J].当代修辞学,2014,(02):1-11.
- [7] 周红主编.汉语研究方法导引语言-汉语[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
- [8] 张海涛,赵林晓.修辞构式“X式Y”的生成过程及互动机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22,(02):103-112.
- [9] 施春宏.从构式压制看语法和修辞的互动关系[J].当代修辞学,2012,(01):1-17.
- [10] 王寅.构式压制和词汇压制的互动及其转喻机制——以英语语法体和动词体为例的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45(05):657-668+798.
- [11] 徐盛桓.隐喻的起因、发生和建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46(3):364-374+479-480.

## An Exploration of the Emerging Subjective Evaluation Construction "Shuilingling de 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

Zhang Shao-h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volution of internet language, the emerging internet construction shuilingling de X has attracted scholarly attention for its distinctive expressive functions. Grounded in Interac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 this paper collects authentic corpus examples from Sina Weibo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shuilingling de X. First, this paper defines shuilingling de X as a semi-schematic construction and classifies it into two sub-constructions based on its structural properties: shuilingling de NP and shuilingling de VP. On this basis, a hierarchical network system for the construction is established from three inter-constructional dimensions: macro-level, meso-level and micro-level relations. Second,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pplicable contexts as well as formal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Third, it investigates the internal interactions within the construction and elaborates its internal interactive relations.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three cognitive mechanisms sustaining the generation and conventionalized use of the construction, namely conceptual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coercion and cognitive metaphor, and illustrates how these three mechanisms operate jointly.

**Keywords:** Interac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 Subjective Evaluation; "shuǐ línglíng de X";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perational Mechanism